

# 爵士乐时代的通俗代言人

## ——略论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超自然成分

胡锦涛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36)

摘要: 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差异嬗变、美国“爵士乐时代”通俗小说的发展现状及超自然小说的渊源特征出发, 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菲茨杰拉德创作的糅合了超自然成分的部分作品, 分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爵士乐时代”通俗杂志蓬勃发展、超自然小说处于发展阶段并拥有广大读者的大背景下, 通过其独特视角及新颖手法, 所进行的超自然小说创作。

关键词: 超自然; 通俗文学; 爵士乐时代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4)03-0105-06

### 一

作为“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以及优秀的“编年史作家”,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1896 - 1940)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严肃作家。菲茨杰拉德以绚丽的文笔和独到的视角搏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 他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及《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4)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严肃作家, 他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美国现代小说家中, 菲茨杰拉德算是排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之后的第三号人物<sup>[1]</sup>。

在短短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除了给世人留下了5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之外, 菲茨杰拉德还创作了178篇才情横溢的短篇小说。其中有90多篇是稿酬较高或极为时髦的畅销杂志上发表的, 大多都是优秀畅销的作品, 当然也不乏脍炙人口的通俗作品(这在同时代的作家群体中是屈指可数的<sup>[2]</sup>)。

菲茨杰拉德在严肃文学上的成就众所周知, 勿需重复。本文将重点介绍菲茨杰拉德创作作品时运用的超自然成分。笔者认为, 菲茨杰拉德不仅在作品中运用了通俗小说的创作手法, 而且其本人也参与了通俗小说的创作, 尤其对超自然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说是爵士乐时代的通俗代言人。

### 二

通俗小说起初是与严肃小说相混杂的。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通俗小说逐渐与严肃小说分离。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前者对人们的欢乐、痛苦、幻想、希望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同时竭力使艺术表达通俗化; 后者则比较关心人类与社会永久性的重大话题, 并在表

收稿日期: 2004-03-09

作者简介: 胡锦涛(1976-), 女,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通俗文学。

现形式上注重艺术的新颖和探索。与后者相比,通俗小说所反映的世界与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它可以跳出历史事件的真实,表现想象的生活世界。无论是幻想小说、科学小说、还是恐怖小说,都不能用真实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生活世界是人们的心境所致,也是通俗文学作品的情境所有。通俗文学给予人们的是一片“超脱”的世界,人们在这片世界里找到了愉悦,寻到了寄托,经历了真善美的洗礼。严肃小说给予人们许多思考性的东西,需要人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领悟,而通俗小说给予人们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观念呈现的多元性,使人们对文学的需要也由过去的单一性而表现出多向性,受教育和求娱乐、警世人和追消遣交相混杂,通俗小说更多的是承载后者的功能。它不刻意去追求感人肺腑、魅力隽永的内容,也没有打破常规、面貌全新的艺术手法,而是大胆地讲述离奇古怪、甜蜜野蛮的故事使那些在骚动与烦躁,竞争与淘汰中求生存的读者得以宣泄放松、调剂神经、愉悦心情。

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约翰·卡维尔蒂(John G. Cawelti)曾对通俗小说的概念特征作过深层分析。他揭示了通俗小说的本质是“模式小说”<sup>[3]</sup>。他把通俗小说的模式分为两个方面:文化模式和情节模式。前者是指通俗小说经常使用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特征的文化形式。如西部小说中的牛仔、印第安人、边塞城镇,哥特式小说中的城堡、天真少女、邪恶势力等等。而后者是指通俗小说相对稳定的艺术框架,如西部小说中的冒险故事、哥特式小说中少女逃亡的恐怖经历,或灵异小说中的鬼怪故事。这一系列特定的文化形式与稳定的艺术框架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某一类通俗小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先后派生于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科学小说、幻想小说和恐怖小说,随着各类通俗小说杂志(Pulps)的兴起,在美国站住了脚跟,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历险科学小说、英雄幻想小说和超自然恐怖小说。菲茨杰拉德所处的20世纪前半期,即他本人所命名的爵士乐时代,也正是这几种通俗小说所处的起源发展阶段。具有超自然成分的小说,即超自然小说,是相对于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其中就包括幻想小说、恐怖小说、灵异小说、科学小说等等。所谓超自然小说,是指作者的想象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从主题的提炼到人物的刻画,从情节的构思到细节的描述,无不以幻想为基础<sup>[4]</sup>。这几类小说的直接渊源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流行于英国的哥特式小说。哥特式小说的显著特征就是神秘、悬念和恐怖。其中不乏形形色色的超自然因素,如鬼魂、人狼、吸血鬼等等。灵异小说也产生于哥特式小说,但小说中的超自然大大增加,主要以死人的灵魂骚扰活人为主题。幻想小说主要是依靠场景(其他的世界或时空)和人物(如超自然或非自然的人物)的怪异来得到效果的。恐怖小说是以人的高度焦虑的心理状态为主要描述对象,只是死亡、疯狂等威胁的根源并非来自现实社会的现实事件,而是来自虚拟的某种超自然因素<sup>[5]</sup>。世纪之交,美国的超自然小说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

### 三

在通俗小说杂志蓬勃发展及超自然小说拥有广大读者的大背景下,菲茨杰拉德在其作品中频频运用超自然成分,既增加了其作品的吸引力,又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手法为超自然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超自然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大致以下列三种形式出现:

第一种,小说中含有超自然的幽灵、鬼怪、吸血鬼等等。严格说,这类小说应该算通俗小说。比如,《回故乡》(A Short Trip Home, 1927),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灵异小说。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位花季少女被恶鬼乔·瓦兰德缠身的可怕经历以及现实社会的险恶。艾伦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有天她秘密会见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男人——书报贩卖商乔·瓦兰

德。她的男友由于出面干涉,被狠狠揍了一顿。另一位男生艾迪对艾伦非常关心,就经常询问调查有关乔的事情,大家都说没见过这个神出鬼没的人。后来他终于发现此人是一个幽灵,专靠摄人魂魄获得元气,以恢复人形。最终这个幽灵由于未能及时补充元气而彻底消亡了。艾迪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这个幽灵名叫乔·瓦兰德,去年冬天就已死亡。但他灵魂不散,专靠残害单身旅行的妙龄少女来摄取钱财,害人非浅<sup>[6]</sup>。在这篇作品中,菲茨杰拉德借用了鬼怪故事,谴责了现实世界里居心叵测的人为了诈取钱财而对纯情少女进行诱骗和残害的恶劣行径。小说中幽灵乔·瓦兰德和其中的一些情节后来被写进了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中。而他的早期作品《吸血鬼不吸我的血》(The Vampires Won't Vampire for Me, 1917)则讲了一个有关吸血鬼的故事。《一次出国旅游》(One Trip Abroad, 1930),讲述的是一对去欧洲旅游的美国夫妇由于幽灵缠身而丧失元气的故事。这些小说不能算完全属于灵异小说的范畴,由于书中出现的幽灵,吸血鬼都是邪恶的化身,所以应该说属于恐怖小说的范畴。还有一部是《调停者》(The Adjuster, 1925),这个故事描写了一个名叫月亮博士的神秘人物帮助一名男子征服其妻子的故事。其实这个神秘人物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超自然的人物。

第二种,超自然成分表现在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奇闻趣事上。比如,《本杰明·布顿奇案》(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1922)是一个完全虚构的荒唐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本杰明刚生下来就是一个七旬老翁,他的父母认为他是个怪物,是他们的奇耻大辱,但又不忍心遗弃他。本杰明长到18岁时考取了耶鲁大学,但耶鲁大学由于其长相太老拒绝录取他。他只好回家帮助父母经营五金商店,后来和一个漂亮姑娘结了婚。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杰明却越活越年轻,他开始参加各种与其年龄相称的社交活动,并考取了哈佛大学,还顺利从该校毕业。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小,他竟和自己的孙子一同进了幼儿园。之后他依然越长越小,死时竟长成了一个幼儿<sup>[7]</sup>。这则故事貌似荒诞,却似乎是在向人们说明,无论多名美好的事物,最终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在歌舞升平,富丽繁华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是危机和灾难,眼前的世界无论多么美好,都是虚幻的假象,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1922)是一则寓言故事,描写中学生约翰·安格尔到他的朋友帕西·华盛顿家度假的一次经历。帕西向约翰吹嘘自己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家里有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原来帕西家就住在一座钻石山上,房子是用黄金和钻石砌成的。约翰以为进了人间天堂,一经了解才发现这里是地狱,里面蓄养了大批的黑奴。华盛顿家族为了严守秘密,许进不许出,请来的客人无一生还。他们为了逃避政府的侦查,使用贿赂手段,企图把这个地方从官方地图上抹掉;还用高射炮击落前来侦查的飞机,并囚禁了20多名飞行员。约翰与帕西的妹妹姬丝敏一见钟情,两人幽会被帕西的父亲布雷多克窥见。布雷多克本来就想除掉他,这样就更加坚定了决心。但他布置的陷阱,都被约翰一一识破了。后来一名意大利语教师逃出去了,向政府报告了这儿的秘密。结果有天夜里,华盛顿庄园遭到几十架飞机的轰炸,钻石山最终被炸毁了<sup>[8]</sup>。在这个寓言故事中,菲茨杰拉德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荒诞离奇的情节,生动形象地批判了上流社会有钱人的丑陋灵魂。故事还表明了一切靠横征暴敛而发财致富的梦想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觉。这种幻灭意识也是菲茨杰拉德诸多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三种,是对一些逻辑上讲得通的事件运用幻想手法来进行处理。采取这种手法的作品包括:《布衣妖女》(O Russet Witch, 1921)描写了一个书店职员与一名舞蹈演员之间一生魂牵梦绕的离奇际遇。慕林·葛雷英格是纽约一家书店的职员。他的公寓正好对着年轻女子卡罗琳的公寓,他常常在窗前欣赏卡罗琳优美的身姿。一天卡罗琳来到他工作的书店,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模样。一年半之后,慕林请他的同事奥列维在饭店吃饭,并向她求婚。这时卡罗琳带着3个男人也来到

这家饭店,一边喝酒吃饭,一边载歌载舞。奥列维对她很是反感,毁谤她是个邪恶的妖女。慕林与奥列维结了婚,并有了个孩子,不久还提拔为书店经理。日子就这样过去,35岁时的一天,在一个教堂门口,他又见到了卡罗琳,她的车子被许多崇拜她的男人围得水泄不通,造成交通阻塞,她的形象又遭到了奥列维的嗤之以鼻。65岁时,慕林成了书店的店主,卡罗琳又来到书店想买一本早年出版的书,他们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谈话。谈话中,她问慕林,这么多年,他对她的看法究竟如何?她走后,慕林的一个年轻雇员告诉他卡罗琳就是当年一位著名舞蹈演员。这使慕林惊诧不已,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年以来一直蒙在鼓里,白白失去了追求美妙人生的大好机会<sup>[9]</sup>。小说以优美的语言和令人感伤的情调描写了传统、守旧的道德观念与新思想、新风尚之间的冲突。

另外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为幻想的形式,如对历史进行篡改。比如:《装有绿色百叶窗的房间》(The Room with the Green Blinds, 1911)中描绘了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内战之后依然还活着,并在乔治亚州生活。而菲茨杰拉德在《征服美国人》(The Conquest of American, 1915)中则幽默地幻想德国入侵美国,最终在普林斯顿遭到镇压。所有这些故事并非按照历史来写的。在前一篇小说中,对事实的幻想是故意的,而在后一篇小说中,幻想成分纯粹是为了喜剧。除此以外,糅合了幻想或超自然成分的小说还有:《考验》(The Ordeal, 1915)、《近海海盗》(The Offshore Pirate, 1920)、《跳舞》(The Dance, 1926)、《恶人芬德》(The Fiend, 1935)等等。除了在短篇小说中运用了添加了超自然成分,菲茨杰拉德还在其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中运用了这种元素。这些超自然成分不仅使菲茨杰拉德作品雅俗共赏,而且反映了其写作的独特视角与新颖手法,说明了其为超自然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四

菲茨杰拉德在其作品中频频运用超自然成分,与下列两方面是分不开的:其一为菲茨杰拉德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二为菲茨杰拉德的本人生活。

1919年5月1日的平息骚乱到1929年10月发生的股市行情暴跌这十年,被菲茨杰拉德命名为“爵士乐时代”。他在“爵士乐时代的回声”(Echoes of the Jazz Age, 1931)中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氛围:“这是一个不断出奇迹的时代,这是一个艺术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时代,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时代。”<sup>[10]</sup>当时美国正处一战之后,战争并没有使其元气大伤,反而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期,资本积累加剧,消费意识激增,人们急于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在这个新旧交替,百业待兴的年代里,传统的伦理标准和社会习俗受到了强烈的摇撼和冲击,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菲茨杰拉德从广义上借用了爵士乐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比喻,来讽刺这一时代的精神本质,以达到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

另外由于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性质,美国读者所读到的大多是从英国进口的通俗小说,但是进口杂志过于昂贵,美国当时的通俗杂志虽然售价较低,内容却较为单薄,于是大量刊登历险故事与神秘小说的通俗文学刊物出现了,发行量从1894年起逐年增长,美国“通俗文学”和“通俗杂志”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菲茨杰拉德一生在畅销通俗杂志上发表了90多篇短篇小说,1920到1937年间,他的名字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不下于70次,是“邮报”当时稿酬最高的作家,被人称为“邮报作家”。而1934到1941年间,他在《老爷》(Esquire)杂志上出现过45次,被人称为“老爷作家”。在《美国通俗文化简史》中,针对20世纪30年代通俗杂志在美国空前繁荣的现象,作者解释说,“在一个存在着失业大军的国家里,人们除了饮酒和读书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由于走私来的酒类饮料贵到两角五一小杯,许多人大部分时间宁愿去阅读低价通俗小说。”<sup>[11]</sup>更重要的是,在虚构的世界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正义可以运用超自然的

巫术战胜邪恶,这正满足了在现代工业社会重压下,人们渴望摆脱物质和精神双重束缚的愿望,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可以在虚构的世界中得以实现。

菲茨杰拉德虽然出生于商人家庭,祖辈也曾拥有大片土地,但到了父亲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时已家道中落。在亲友的资助下,他才先后上了圣保罗中学和纽曼学校。后来他考上了著名的贵族学校普林斯顿大学,成了富人世界里的穷人。由于贫穷,他屡遭失恋,因此沮丧不已,郁郁不振,这使他越来越坚定只有拥有金钱才能拥有一切<sup>[12]</sup>。因此财富与“美国梦”的幻灭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要对象,这在他的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菲茨杰拉德本人也不由自主参与了爵士乐时代的酒食征逐与声色犬马,经常到法国东南部的游憩胜地里维埃拉度假,再加上他妻子长期患病,这些都迫使他竭尽所能多创作一些见效快,稿酬高的短篇小说。但是菲茨杰拉德却能以一个职业作家所特有的敏锐目光冷眼旁观,通过严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周围发生的一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揭示了年轻一代对“美国梦想”的幻灭所表现出的彷徨、失落与悲哀。在表达这种幻灭时,菲茨杰拉德就应用了一些通俗小说的表现手法或者说创作了一些通俗小说,比如说:《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中,通过“钻石山”的炸毁来表现“幻灭感”时,就应用了超自然成分。

许多作家在创作严肃长篇小说时可谓呕心沥血,然而得到的回报却远远不如通俗小说家。一部杰出的严肃文学作品往往只能引起文艺届小圈子内的轰动,无论其从何种角度探寻生命的意义,从何种深度揭示存在的真理,从何种层次呈现人类的困境,大众的反应往往颇为冷淡。主要原因是,大多严肃小说费解难懂,为了弄懂其中的隐喻,有时竟要伤透脑筋。为了揭示真理,严肃作家往往描绘一些沉重时刻或生活悲剧,作品往往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而通俗小说往往具有吸引人的模式,比如,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幻想小说、恐怖小说等等。大众对严肃作家知之甚少,而对通俗作家却能如数家珍。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大多是当时名噪一时的通俗小说,而凭借通俗小说闻名遐尔的作家比比皆是,如当时凭政治暴露小说名扬一时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12年借牛仔西部小说《紫艾草骑士》(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一举成名的赞恩·格雷(Zane Grey),以及一生仅凭一部历史言情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而享誉全球的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这样的作家多如牛毛,举不胜举。如果严肃作家能在作品中加入一些通俗成分,不仅可以让作品更加雅俗共赏,吸引更多读者,提高知名度,而还能增加稿酬。菲茨杰拉德在这种背景下,创作通俗小说便情有可原了;而正是凭其创作的优秀通俗作品,他为美国的超自然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菲茨杰拉德与通俗手法及通俗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超自然小说及糅合了超自然成分的小说不仅为他创作优秀的严肃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又为他的作品添色不少,雅俗共赏。因此,菲茨杰拉德在他在其所命名的爵士乐时代中,独树一帜,为世界文坛既贡献了严肃小说,又贡献了通俗小说。从其所创作的优秀通俗作品来及其所运用的新颖写法来看,菲茨杰拉德不愧为爵士乐时代的通俗代言人。

#### 参考文献:

- [1] 吴建国 菲茨杰拉德研究[M] 北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 (Bryer, Jackson R. The Short Stories of F. Scott Fitzgerald: New Approaches in Criticism [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 [3] John G. Cawelti, 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4] 黄祿善 美国通俗小说史[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5] Barron, Neil, *Fantasy and Horror: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to Literature, Illustration, Film, TV, Radio, and the Internet* [M]. Scarecrow Press, 1999.
- [6] *The Fantasy and Mystery stories of F. Scott Fitzgerald* [C]. Robert Hale, 1991.
- [7][8][9] F. Scott Fitzgerald: *Tales of the Jazz Age* [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2.
- [10] Wilson, Edmund,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 Up* [C].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Books, 1964.
- [11] 托马斯·英奇编. *美国通俗文化简史*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8.
- [12] Mizener, Arthur. *The Far Side of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F. Scott Fitzgerald* [M]. Houghton Mifflin, 1951.

## **The Popular Mouthpiece of the Jazz Age ——On Supernatural Element in Fitzgerald's Works**

HU Jin-fe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evolution of Serious Fiction and Popular Fiction, the state - of - the - art of Popular Fiction in American " Jazz Age ", and the sour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natural Fic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some of Fitzgerald's works mixed with supernatural el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it is in such great background - Pulps is in full flourish in American " Jazz Age ", Supernatural Fiction is in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has numerous readers - that Fitzgerald created considerable praiseworthy Supernatural Fictions through unique view angle and novel mean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it can be safely said Fitzgerald is the Popular mouthpiece of the Jazz Age.

**Key Words:** Supernatural; Pulps; the Jazz Age